

T 1278/4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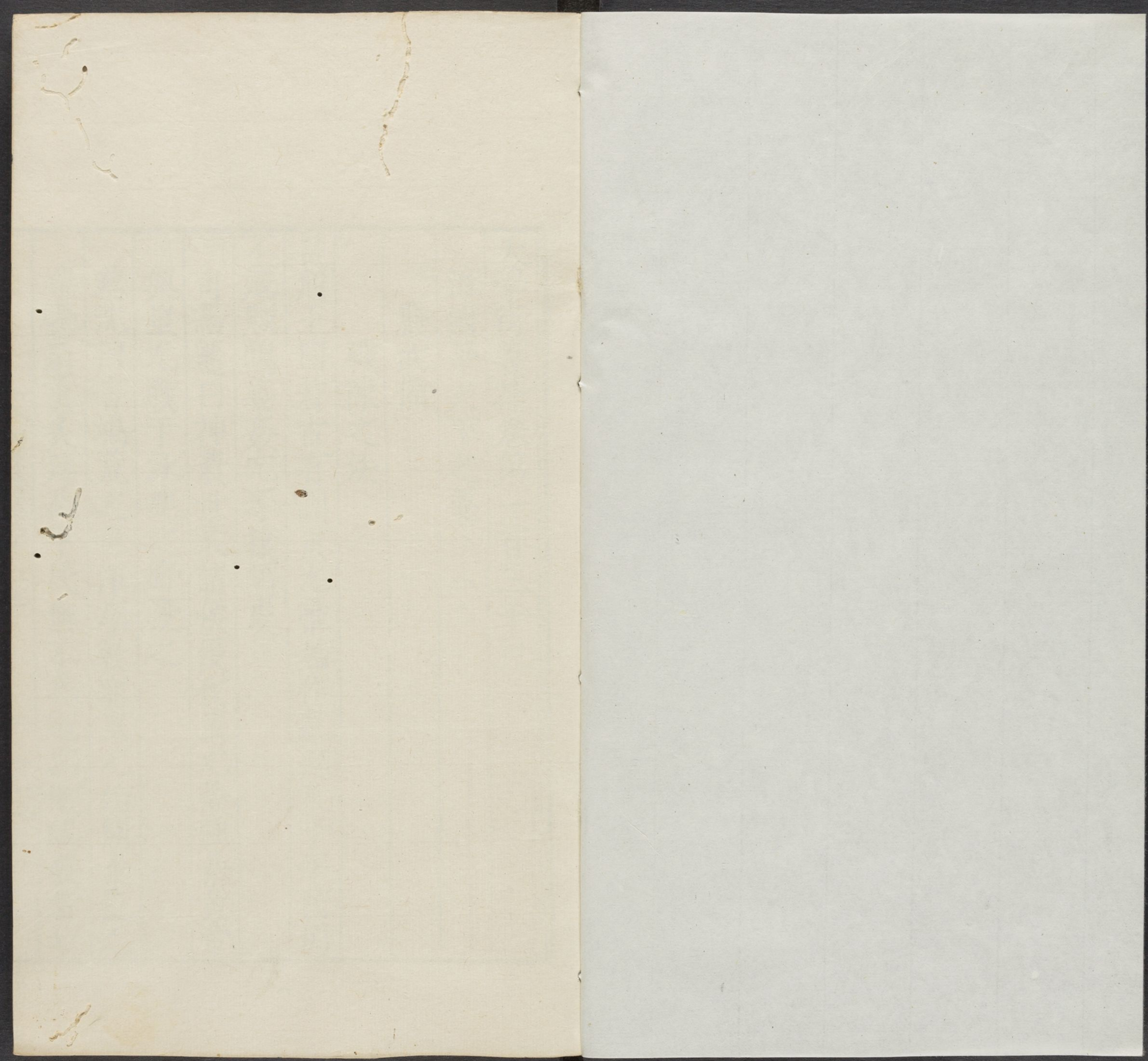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4

112 JAN 1952

44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三

阿波國文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



鳴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臣按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  
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  
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臣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

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所謂革車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  
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行道也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  
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熹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  
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淺收軫五五束綦歷錄然文



梁輈上曲鉤游環制環也脅驅亦以皮陰揜軌鞞以皮

為塗續消白金以沃灌鞞鞞文茵車中所坐暢長也鞞駕

我騏驎馬左文鼻足白

朱熹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

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軍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

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

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革路輓之以革龍勒以龍文條讀為

纓五就其樊纓以條終建太白殷之以即戎

臣按巾車之職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猶屏也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

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爲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也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也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倍尋崇

於及四尺謂之五等近也昔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及長丈二戈及戟矛皆挿車騎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及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也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大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也死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二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  
 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為

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而說也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  
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  
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備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  
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  
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  
備後伍伍承彌縫桓邠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備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備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



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  
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  
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  
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  
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  
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山及群狄于太原崇  
也聚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更  
增也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陳步五乘為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行  
為五陳即兩伍專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  
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



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子驍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勅敵之人初不迫

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捷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臣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



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其布也  
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  
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  
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  
皆不過用以齎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  
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  
分爲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  
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  
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  
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爲四夷當用我所長以

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  
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爲此不急  
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隘攻夷狄車法  
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  
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  
物有所梏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  
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  
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  
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梏馬有所制而  
不得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  
縱五千騎徃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陁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  
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  
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  
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  
獨用之戰陳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



机棹者矣。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爲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力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陜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歌推行頗遲滯

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乞下有



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  
 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  
 於行軍不為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  
 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  
 為之而不設輻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  
 六寸許兩轆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  
 橫木近輪處斷為二孔用二小彎木條貫其孔  
 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  
 所載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轆下用  
 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葦以為坐席  
 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篔簹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  
 畢亦載其中其轆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胃用人  
 手執之為準鑄鐵為利器如耕犁樣胃干交轆  
 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胃也去轆首尺許又  
 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輪  
 兩轆之旁其前後各為鐵鑲四左右各二前係  
 鐵鎖後係鐵鉤聯車為營之際前轆相去稍遠

則用鎖繫之於環後轆緊相挨傍則以鐵鉤  
 其鑲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鑲之次左右各  
 加以一鐵條駐車時用刃或鎗貫鑲中而立焉  
 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  
 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  
 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胃又用木或革為指疊牌  
 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可彫飾其  
 不可施斧斲處只用麻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小  
 斧斲各一及板木繩  
 釘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猊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  
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  
戰陳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  
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  
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  
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  
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拊車以拒之賊  
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藉  
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  
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轆駕以牛布  
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  
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  
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  
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  
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  
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尚未  
聞以車戰取勝况

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哉其車  
之大者决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



力以爲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憇  
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臣按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為之製隨其  
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為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  
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  
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  
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  
息之合三者以為一製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

可將者樹牌垂氈列槍駕砲每兩必須蔽數十  
人略如勝所製者每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  
作之時運實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獲戰以為  
陳居以為營收穫以為載不為無益以上車法

### 通典黃帝制陳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  
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為五為陳法四為  
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  
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  
紛紛紜紜聞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



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執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施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

臣按陳法說者謂其爲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攻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竒正前面雖未整齊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廝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



則陳法於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立旗期民於其下

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臣按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蓋必國之所

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彌縫偏伍分合坐作進

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於仲春之日

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陳對敵之

時也故曰如戰之陳至於夏之菱舍秋之治兵

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

者即前日之所已用者也教之於閒暇者此法

也用之於臨敵者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

音戴

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音鸞前

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執獸則

載貔貅

鄭玄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

驅舉此則士衆知所備所舉各以其類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

五行則並銜枚無誼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

衆廣遠難可週遍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



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於旌上舉示  
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  
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鷗於旌首而戴之不言  
旌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  
畫鴻於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  
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  
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  
皆欲使衆見以爲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  
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旌烟火舉赤旗

寇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  
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而易知行  
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繕其怒

鄭玄曰以四獸爲軍隊象天也招搖星在北斗杓  
端主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  
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玄武  
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



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四獸於四方而標招搖於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謂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標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玄曰度謂伐與數局部分也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

周桓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



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攘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疆兵在焉蓋一陳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



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臣按強弱兵家之常勢勝敗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

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葦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在前茅也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後以勁兵為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葦為宿衛蓋楚陳以轅為主也慮無如今軍人前有斥候躡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備慮有無也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予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杜預曰鄭翩翩華氏黨鶴鵝皆陳名

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鶴鵝即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以上戰陳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四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下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五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



一人以爲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陳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爲奇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卽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陳法陳法者所以訓齊上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闐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比



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  
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  
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止  
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辦  
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臣按說者孫吳兵法主於權譎非王者之師然  
其計謀雖有詭詐而其行軍布陳之法則多有  
可取

諸葛亮推演八陳圖咸得其要

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  
石縱橫八行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  
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  
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今蓋至司竹園乃  
有舊壘司馬懿以四十萬步騎不敢決戰皆知其  
能也

朱熹曰陳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  
此法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已遠武侯  
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泐處所以水不能漂蕩  
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



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材由是觀之武侯所置之陳誠非偶然也至今魚復平沙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蕪晉桓玄見之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太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園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園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園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園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各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朱熹曰八陳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爲一陳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又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

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槩論也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祐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太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即九軍



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臣按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陳。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陳，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中春振旅，執鼓鐸錡鑠，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中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所旛旒，旒之屬中冬大閱，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爲陳法也。若夫中夏之菱舍，謂之菱舍者，菱如召伯所菱之菱，菱之爲言革止也。其所以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門名縣鄙各以其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



施事蓋三時之教教以行陳之法也夏時之菱  
教以止營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詳惟今世兵家  
所傳陳法雖未必如武侯衛公之舊然亦未嘗  
無所本者也夫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  
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復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  
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所謂陳  
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  
雖在乎應機而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然  
局面雖不可豫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  
也知之固未必盡皆可行然非熟之於日得之

於手則亦豈能應之以心哉

臣請命知兵事大

臣將古人陳法詳加審定彙括以爲圖條陳以  
爲說使人人易曉然後詔武臣俾其按圖布陳  
使六軍之士皆習熟於耳目見聞之間曉了於  
心口意慮之際一旦有事大將有所謀爲處置  
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難矣

宋吳璘立壘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  
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  
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  
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



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迺上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

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

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

乏張柔直守南劔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

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

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

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

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

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執乎曰

矣可著手乎曰執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

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

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

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執不堪

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來可知又未免有困餒

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覺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

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

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為定法預分其人



八後漢書卷五十三  
八  
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為節則敵知我  
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某隊以某  
人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為暗  
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為無患也是璘謂其疊陳  
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  
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  
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  
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  
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  
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是  
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  
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  
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  
車樓行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  
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



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平牛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

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

舟餘皇

或作艦  
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



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  
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  
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  
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  
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  
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  
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

已通行矣然吳旣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

臣於制國用條嘗請復元人海運今日誠能用  
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  
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  
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  
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  
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  
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按漢人之造舟以爲戰具於凡邊江海之處



皆爲樓船臣竊以爲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  
蓋不貲也有事而造之則緩不及事無事而造  
之則貯之無用之地歲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則  
勞民費財多矣臣請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具無  
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  
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  
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况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  
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  
不暇又豈能禦敵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  
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

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  
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  
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  
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  
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  
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



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  
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  
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恠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  
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  
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  
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

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  
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  
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實盤針蓋凡舟皆  
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  
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



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蔑不濟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虜人竟不得濟兀朮旣爲世忠所阨欲自建



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  
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  
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  
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  
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  
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  
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  
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  
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木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  
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公一名干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橦  
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  
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  
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  
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



製非蒹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  
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公之舟以輪激水  
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以上戰陳之法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却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

擊鼓聲

踊躍

坐作擊刺之狀

用兵

戈戟之屬

土功國

國中城漕

衛邑名

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

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

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

兵端

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士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爲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可

拂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夫之辭

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埭

鑿牆而棲曰埭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

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  
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  
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  
體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  
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  
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  
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  
邊鄙之戍沙漠互寒之塞炎蒸瘴癘之鄉一籍  
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則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

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時其歸也  
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賞則  
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於龐  
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地生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也晚也止靡無名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

啓晚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詳見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



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詩真氏已載其全篇於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爲毒民之具凡有興舉



皆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為及其役之也又能  
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憐其  
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為  
上所知有所効力則不為人所掩如此則彼雖  
勞也而忘其為勞雖憂也而忘其為憂而一於  
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陵之華芸其黃矣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陵附物而  
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言何草而不黃何日不行何人而不將亦行也  
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樛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



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  
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  
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序情閔勞皆  
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  
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  
我征夫獨爲匪民

臣按先儒謂茗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  
以降爲國風也噫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  
清閑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  
其尚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  
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  
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  
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  
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  
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旃旒有翩



亂生不夷

平靡國不泯也

民靡有黎也

具俱禍以燼

燼於乎有哀國步

也斯類也急感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然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感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

也滅資

天不我將

也養靡所止疑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也爭誰生厲也

階至今

為梗

也病

朱熹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殷殷念我土

也鄉宇

居我生不辰

也特逢



天憚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見瘠病也孔棘

也我圉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

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煩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額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况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殭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廢已殫而將帥猶曰財

不足兵不多又曰與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問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



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

敵也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卒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日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虞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臨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此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勞

擾邊塞之苦楚人情之亡不然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履其地也而目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啼怨恨沾於死而欲求湏臾之生而不



可得也其所以爲之處一且者則又如親見其人  
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如此則決然有不  
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爲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  
凡贊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座右使邊塞寒  
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臣按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  
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爲天子富侖四海之大而又傳  
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  
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  
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  
膏草野何爲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旣用人之  
力必卹人之身非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  
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  
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工日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瓦礫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心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心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剗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乎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  
兵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

曰與士卒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  
後報也朱熹曰巡三軍拊撫而勉慰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

纊綿也言悅以忘  
寒此語出左傳

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體

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  
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  
初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  
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  
孜孜然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  
間邊塞之境但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



功而無不知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為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盡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為將者少不得也而為君者亦豈可少哉

以上察軍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上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搏盜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



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士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胥伺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爲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胥伺之

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於里巷設爲火鋪而吏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于此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擄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鄭玄曰邦汙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爲逆亂者邦諜爲異國反間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擄邦令稱詐以有爲者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王昭禹曰爲邦朋爲私黨以亂民也爲邦誣造訛



言以惑衆也

臣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  
朝廷爲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  
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  
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  
邦汙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橋令是干犯  
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竊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  
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訛言以惑衆  
爲邦賊者構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  
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而制治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蘖者豈不  
豫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  
之入于司兵

鄭玄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  
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  
贓加責沒入也

吳澂曰賈而揭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臣按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

也猶校

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

廬之屬

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櫟

與析同

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惟堂堂乎天朝威名遠聳於萬里之外九夷八蠻無不歸仰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公行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



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幾

陳人之語也臣請嚴較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

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為期三

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眾俗雜五方

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後孰若豫備於其先

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

里樓每樓爲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

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

有盜賊樓上軍即搥鼓舉煙以白旗指其所往

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

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

於都城外設東西一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

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

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借行每車差馬軍三名

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就車者給之仍先

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

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

班常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

以此通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順護

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患商宦無畏途之憂因

方之人經歷艱險至於近郊舉首仰望

九重宮殿於紅雲紫霧之中即有登仙之樂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鄭玄曰夜士主行夜激候者

王安石曰禦晨行者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

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即此

意



脩閭氏掌比國中

城宿謂宿衛

互標者與其國粥

謂養也

卒而比其追

逐胥讀為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唯執節者不譏

也

鄭玄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皆為其惑眾也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禮皆恐有姦非

則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譏也

劉彛曰掌比國中宿互標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

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標謂擊柝以守門

閭而傳更者也國之美卒使之什伍以追僭擒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

氏城內則有修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

閭里之間斬然以齊門巷之列肅然以寧雖有

不逞之姦無由而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

之而不至於猖肆也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標

者國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衛於王城之

中以爲追逐備伺之備各於閭巷之間設爲互

以斷行即人鹿角之類設爲標以傳更即今木



柝之屬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趨於晦冥之時  
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蓋寇盜  
之興皆於夜靜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  
間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為姦盜之防此古昔  
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大寇而於閭里  
門巷之中雖胝胝穴墉之小盜亦無有也嗚呼  
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絕之於  
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國初於南京設為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  
際各為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  
為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手專以巡  
徽京城內外即周官修閭氏之職也又於各營

里巷立為火鋪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  
檠追偕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  
軍易集巡徼有攸司則追偕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襲勝國  
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  
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  
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  
出於倉猝之問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

祖宗於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復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后而為  
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  
祖宗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十

入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  
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  
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  
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各籍在衛所隊  
伍在京領地而其人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  
今京城地大人眾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  
平日父人煙眾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內大僅設五  
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



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  
 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故相聞為  
 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  
 每更聲鼓而於該轄地方擊拆以相應由近及遠不  
 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者不分官民及匠外凡係見  
 操官軍在地本坊者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皆俾  
 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或都督都指揮無則  
 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  
 把總指揮為眾信服者奏  
 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  
 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  
 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  
 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赴舊例每兵馬司  
 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  
 狹添差分管遇有敵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  
 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  
 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

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  
 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  
 處立一更一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  
 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一點止其初更及  
 五更不鋪人行每更二人在本巷內出一巡其  
 夫倍之鋪之立必在巷內出大街口邊對  
 立木撞二尺以即橫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  
 更一點以後即橫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  
 開其鎖斷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  
 點即鎖斷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  
 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  
 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面闌出及  
 擅開者坐以罪每有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  
 置其小者一而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  
 大街及城下巷口不必立大鋪約京城及南  
 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約京城及南  
 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撥馬軍一五名每  
 自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一五名每  
 夜止巡二更三門城垣之更下以城為限每城  
 餘放此其九門城垣之更下以城為限每城



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后五軍大營每日於見  
探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  
鋪得以闌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  
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  
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實大為國遠慮者可不  
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  
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  
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  
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磐石之宗泰山如四  
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  
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中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  
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俸有不測  
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號其事緩急  
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通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  
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  
數以示緩急之別編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  
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  
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  
矣

尹惇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卽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於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

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况天子之爲天下乎伏見熙寧臣寮有奏請別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朴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朴以爲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



則民皆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  
自不爲矣尚何盜之患哉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  
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  
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  
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  
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  
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  
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恒心而有恒心者唯

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  
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  
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爲亂哉臣竊以爲亂

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  
始於里閭積而至於爲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  
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  
教以禮義使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  
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逆  
乎理則里社之間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爲



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

臣按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

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非一日矣

民無以爲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

一隙生路民亦不尋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

此勝廣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

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

能補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盜已衆矣而猶稱

無盜臣下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

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  
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吏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  
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  
文辭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  
於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  
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已上下相蒙蔽以避  
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  
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  
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  
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  
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  
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  
也國家不幸而有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



必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弊  
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  
於姦民則必急勦絕之痛懲以警衆使毋至於  
滋蔓也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乎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  
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  
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

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且從事上許焉  
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  
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  
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  
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鎌鉏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  
各以口率種樹蓄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賣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  
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  
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  
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  
以盡心効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  
於此一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小  
郡二千石之吏猶拳拳如此蓋能毋召乎上天  
之付托祖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  
愛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

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  
當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  
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  
望之臣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繁劇難處  
之事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  
人然非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敢於  
犯天誅而爲滅族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  
自恃其能而謂人皆不巳若也而一聞有智術



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渙然解散矣  
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以上遇盜之機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阿波國文庫



